

雪花白

雪花之白,白得纯粹。雪花之白可以说是悦目之白。它配得上“赏心悦目”这四个字。法国诗人查尔斯·波德莱尔诗中有这样一句:“我君临苍穹,像难解的司芬克斯;我把雪白心跟天鹅之白相融”。波德莱尔用雪白来自喻,他让我们看到:在他心灵的原野上,大自然和天鹅之间构成了一种极致的美丽与和谐。应该说,任何人眼里,白天鹅都是美的,它从静态到动态,从形体到色泽,从温柔的步伐到飞翔的姿影,无不流露出无与伦比的美丽。“雪白心跟天鹅之白相融”,即是美丽和美丽的互动——这该是何等动人心魄的至美境界

啊!

也许你有这样的经历:冬日晚上一觉醒来,发现天亮了,披衣走近窗前,才知道晚上一直在下雪,雪花一个劲地在朦胧隐约中纷飞飘扬,地上、树上、屋顶上,直至看不见的远方。雪花无声无息地飘着,默默地覆盖着森林,覆盖着河流,覆盖了原野,一切的一切都被雪花之白包裹着。所谓天亮了原本是白雪的华光所致。静悄悄的雪,从容自在地,掩盖着一切的丑陋、一切的烦恼、一切的忧伤;悄无声息地,净化着大地的灵魂,安抚着人类的心灵。

在透着微光的夜色中,雪地幽幽遑遑,远山层

叠难分,万籁沉静中的雪花白,如烟如雾,遮蔽着地上的污龌,让世界变得纯净。这样的时候,你会觉得,大地的胸襟是如此宽阔。踏雪而行,披雪而去,那一行清新的脚印,等你回头再看时,已被新雪覆盖,或是渐渐溶解,在长长短短的时间和空间里,有如人生的灿烂渐趋于平淡,终归是了无踪影,了无印痕。如果是在白天,你在慎密细致地品过,白雪飘上枝头层层堆积,慢慢变得莹洁剔透的那份感觉后,一定会被它无暇的洁白吸引,一定会掀起一捧白雪,仔仔细细端详她那洁白晶莹的结晶体,感受她那清凉的体温。如果你

更有心一些,你也许会伸出双手,小心地接着飘落的朵朵白雪,犹如捧着一份久违的那种难以言尽的心情。一丝凉气钻到手心,冰冷冰冷的雪在掌心慢慢融化,你似乎可以闻到雪的气息。捧着那期盼已久的雪,你会觉得雪本来就是上天给人间的一份赏赐,它是一道美丽绝伦的风景,在寒冷季节无拘无束地演绎浪漫脱俗的风情。雪花白啊,在尘世的感知中,在凡俗的情调里,又怎能不是极致的美丽和美丽的极致?

我曾经消极地认为,在工业污染严重,生态平衡遭到极大破坏的现存的环境条件下,我们居住的

南方是很难看见茫茫白雪的。想不到还会这样的例外,我回老家过年的时候,瑞雪一场连一场,每天都可以看到雪花飘飞,飘得漫天遍野都是。那些时日,我的心空被装点得一片纯净,我的想象被打扮得如此纯粹,我几乎是一不经心,就想到了退耕还林和环保治污这些可以带来美好生活的鲜活的字眼。

倏忽间,相聚的日子飘然而去。离别老家回到蜗居地的那一天,父亲象以往一样拿了挂鞭炮出来。鞭炮炸响的时候,大红的碎屑杂夹在雪花中纷飞,溅落在洁白的雪地上,将雪地点缀映衬得分外醒目。我和兄长是闻着那特

别的火药香,踩着洁白柔软的积雪离家出行的。那一刻,余光中《乡愁四韵》之一韵溜到了我的唇边:“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,那信一样的雪花白,那家信的等待是乡愁的等待,给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。”天上飘着雪,身上披着雪,路上积着雪。融在此情此景中,离家的人,又有谁,能不怀着浓浓的离情别绪?其实,这雪念和乡愁,这雪花之白一样的纯粹和美丽,不只波德莱尔才有,不只是余光中才有,也不只是飘雪的日子才有,它时时刻刻飘忽在一双双温情脉脉的望眼中,沉积在每一个思乡游子的心头。 文/程应峰

负暄之乐

负暄,词,有些文,难以理解。说白了,就是晒太阳。不过,我还是喜欢用“负暄”二字进行表述,毕竟来的雅,有一种极强的生活的韵致。

负暄的享受,似乎,于初冬最为相宜。炎炎夏日,酷热难熬,谁还会去晒太阳呢?积雪盈门,天寒地冻,也难以在太阳下落脚。而且,负暄,亦不只限于人。一只鸟,一只羊或一头牛,乃至于一只爬虫,都可以在负暄的过程中,享受生活的滋味。

人冬,庭院中的树木,木叶落尽,只剩下僵硬的枯枝。太阳出来了,一只麻雀,站在了一棵树的枝条上。天寒,麻雀瑟缩着身子,显得很局促,有一种子



然无依的孤独感。它的喙,啄来啄去。也许根本无物可食,它的喙啄,只是为了抵御那天气的寒冷。太阳的温度,越来越高,慢慢地,你就会发现,麻雀停止了它的喙啄,闭上自己的眼睛,静静地待着。那样的安详,那样的静好。它可以这样的,持续很长一段时间。有时,它也会突然抖一下全身的羽毛,让每一根羽毛都耸然竖起。它这样做,并不是性情的暴躁,而是想展开它的羽毛,让身体能够更为充分地享受太阳的温暖。

庭院,枯枝,麻雀,满院的阳光。就成为了这个冬天里的一道极美的风景。

乡下人,都养着牛羊。牛羊,是他们生命的重要依靠。所以,对于一头牛,一只羊,乡下人是极爱惜的。他们了解牛羊的性格,懂得如何去呵护它们。

这一天,天气很晴朗,阳光很充足。一头牛,被牵到了太阳下。地面上有一个木橛子,牛的缰绳被拴在了木橛子上。牛的北面,是一道厚厚的土墙,温暖的冬阳,照在地面上,照在牛身上,也照在北面的土墙上。牛,完全被阳光裹住了。地面上,主人早已为牛铺垫了干燥的土,用以抵挡

来自地面的寒气。牛,被牵到这儿的时候,一筐干草,也早已放在了它的面前。牛,站在那儿,慢慢地吃草,你能听到它咀嚼干草的唰唰声。太阳暖暖地照着,照的牛的眼痒痒的,所以,牛就不时翻动一下眼皮,向远处望望,或者打一个响亮的喷嚏,或者哞哞地叫几声,以表示它的欢快。或许,是吃饱了。牛,卧了下来,侧着身子,肚子向着太阳的方向。它的嘴,仍然在不停地咀嚼着,这是它的宿命;眼睛,却是似闭非闭,一副慵懒的情态,你能从这种情态中,看出一头牛,在冬阳下,是何等地享受。一只麻雀,飞到了牛身上。牛,仍然卧着,

只是抽打了一下自己的尾巴。慵懒依旧,享受依旧……

一头负暄的牛,点缀着冬日的风景。

乡下人,最是懂得负暄的美好。负暄的多是老人,男人与女人,又各有不同。

晴好的冬日,阳光足足的,是冬闲的好日子。男人们喜欢到大街上聚一下,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,打打牌,摆弄一种叫做“乌龙”的棋子;或者什么也不做,只是聚在一起,臃肿的棉衣裹在身上,背靠着一堵厚厚的老墙,闲聊。聊往事,聊未来;聊男人,聊女人。聊出一些落寞,聊出一些喧闹。时间渐长,阳光刺眼,就将头上的帽檐拉一下,遮住那刺人的光线。那情态,就愈加显得慵懒而倦怠了。于是,负暄的幸福,就从那慵懒和倦怠里散溢开来。很少有女人到大街上晒太阳。女人内敛,女人的负暄,多在庭院中,或者就干脆在自己家的门口边上:女人,靠在门框上,手中做着针线活儿;太阳就斜斜地照在女人身上,太阳转,女人就跟着太阳转;女人,就成了开在冬阳下的一朵花。

负暄的女人,很静;负暄的女人,更美。

文/路来森

乡村货郎担

昔日的乡村热闹的事不多,货郎担一来,孩子们就像炸了锅,一个个揣着甜蜜的心思一下子围拢过来,宁静的村庄顿时卷起一层热浪。

货郎又叫货郎担,也叫挑货郎。那时的乡村,卖货人挑着箱子走村串巷,卖些针头线脑和小孩子好吃和好玩的小东西。这行当在70年代的乡村很惹眼,也很有趣。小孩子手里没有一分钱,但随便找些废铜烂铁、旧塑料或牙膏皮,就能换回几样自己想要的小甜食和小玩具。那时的日子里,隔上两三天,就会有货郎担走进村子,小村庄立马生动起来,最得意的是一群疯玩的小孩童。

挑货郎肩挑一个大箱子,另一头是一个大箩筐。大箱子上有一个玻璃罩,里面是一些家用小百货,火柴、发夹、小肥皂、松紧带、擦手油、顶针、小圆镜,还有逗小孩子吃和玩的小东西,最常见的有花生糖、麦芽糖、麻子糖、甜米团和红红的绿绿很是诱人的小糖豆,再就是一吹就哇哇响的小喇叭。红色塑料小公鸡,也是娃娃们最有趣的小玩具。挑货郎的大箩筐,盛满了从十村百户回收来的生活废物料,回去后换成钱,便可用来过日子了。

货郎担来到了村子,拨浪鼓雨点般响起来,先是“噔噔、噔噔”响两声,还来不及喘上一口气,又“当唧唧噔、当唧唧噔”地响上一大串。小孩子一个个心里直痒痒,挑货郎还没放稳扁担,便“轰”的一声围过去。小时候拨浪鼓一响,我们村可真热闹,全村的小孩子一个不少地都会跑过来。我先是对挑货郎的拨浪鼓感兴趣,它一边一个小耳锤,敲得人直抓心,充满了诱惑和甜蜜。我左瞧又看,真想上去摸几下,刚一伸手,就被挑货郎阻止了。挑货郎的大箱子真是一个百宝箱,里面果真有一个玩具拨浪鼓,红红的鼓面惹眼又诱人。我扭头就往家里跑,很快找来一大把废物料,连姑姑剪下来的一截头发也拿过来,我终于有了特好玩的拨浪鼓。同村的小朋友兴奋地围住挑货郎,眼珠子滴溜溜地盯上几眼大箱子,一转身就“咚咚咚”往家跑。这家那家的墙角和柜子,小孩童都翻了个遍,凡是能用来交换的东西都找了出来。有的用废铁块换回一个小喇叭,有的用旧塑料换回一个小皮球,还有的换回一小块麻子糖,一个个那高兴劲儿,真像喝了蜜。有一次我很想吃几个甜米团,玻璃罩下那一粒粒白色的小米花,被黄盈盈的糖浆粘成一个个小圆球,真是诱人,可家里找不到一点东西给货郎担去交换,于是我就心急地找母亲。母亲过日子节俭,一分钱也不舍得往外拿,嘴馋的我急坏了。这时爷爷走过来,二话没说就从衣兜里掏出一毛钱,我高兴得跳起来,心里不知有多轻快,这真是一件无法忘掉的事。

货郎担给小孩子送去甜蜜和快乐,村里的小媳妇也会嘻嘻哈哈地走过来。她们会换一些生活上用得着的小东西,如小肥皂、衣服扣子和绣花线。那些妙龄姑娘爱美爱生活,是要打扮一下自己的,不是换把小梳子,就是换条扎头的皮筋,再就是换个小镜子和扑粉。老奶奶也一个个踮着小脚往这里赶,她们要换的,不是火柴,就是顶针和线团。曾经的光里,拨浪鼓一摇,小村庄一片匆忙与和乐。

时代往前走了一大步,空调、冰箱一抬脚便走进了各家各户的生活中,乡村的日子也乐翻了天。村村庄的巷子里,早就连货郎担的影子也见不到了,但那时,货郎担却是一瓢清凉的水,给寂寞的乡村送去的,是一份简洁的生动和快意。 文/董国宾